

王氏

卷之一

潛齋醫書五種

卷之二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海甯王孟英著

潛齋題跋書五種

上海廣益書局叢行

# 序

予友王君孟英少年失怙其尊人彌留之際執孟英手而囑曰人生天地之間必期有用於世汝識斯言吾無憾矣孟英泣拜而銘諸心版然自顧家貧性介不能為利達之人將何以為世用耶聞先哲有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語因自顏其室曰潛齋而銳志於軒岐之學潛心研究遂抉其微年未冠遊長山即納交於予每見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而視疾之暇恒手一編不輟也繼瞻其齋頭一聯云讀書明理好學虛心可見苦志力學蘊之胸中者淵深莫測乃能窮理盡性出之指下者神妙難言二十年來活人無算豈非以用世之才運其濟世之術而可垂諸後世者哉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長孺刻仲濬案之例錄而付梓名曰回春錄見聞有限遺美極多世之君子必有如莊歛之華岫雲其人者更為之遠搜博采以廣其傳而予糠秕在前有榮施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愚弟周

鑄拜題

# 例言

一所錄皆二十年來見聞所及詳載姓名歷可徵間有逸其名氏者偶忘之耳

一淺易之證尋常治法所能瘳者概不泛錄  
一難辨之證誤藥即成危候而初病乃能洞燭遠爾霍然雖若無奇不可不錄後學苟能留意庶免以藥釀病之辜

一病有虛實寒熱治分補瀉溫涼更有補瀉互投之法寒熱並用之宜者以標本異情證因錯雜也此錄諸案具備法無偏倚不愧一代之良工矣

一六氣皆從火化凡外感之邪雖傷寒必以顧陰為主况溫熱暑燥之病更多於傷寒而熱之灼陰尤為勢所必然耶觀案中治感多以涼潤清解為法是參天人一致之理以談醫非泥古耳食之徒所能窺測也

一孟英可傳之案何僅止此惜予未能窮蒐廣討也凡荷其再造之人不妨陸續補刊以推廣仁術而嘉惠來茲匪惟忠厚當然即是心存濟世故不以上下分帙而以卷一卷二為次蓋欲卷數之遞增無已耳

一案中辨證固多發人之所未發他如論阿片之燥烈傷津猪肉之柔潤充液之類尤為有功於世是不僅某藥治愈某病之案讀者須加咀嚼勿囫圇吞下也

一孟英雖用藥極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故其辨證處方同道莫不折服茲所錄案已見一斑附采玉芝丸數方藥易功優更徵立法之善至臘喉痧方雖從金匱翼錄出而孟英命其名曰錫類散且聞授其方於莊芝培金應谷兩中翰修合濟人救全不少凡屬外溼喉患無不應手而瘳不特爛喉痧藉以為神丹也敢不附載以廣其傳乎

# 序

才不足以包乎所業之外則其業不精心不足以周乎所業之中則其業亦不精羿之射僚之丸張旭之草書蘭子之舞劍其人皆負不可一世之才而俯首降心於一藝之微研窮玩索不能自己迨其業之既成而天下莫能尚况乎醫之為道參天人之奧操性命之權其理至深其責至重而世顧以無才無識之人挾不專不精之術貿實施絕人長年宜乎古人有學醫人費之慨也余自束髮受書駕嗜軒岐之學以家貧無力致書所蓄者靈素而外立齋景岳諸種而已觀其援引之繁富議論之辨博竊以為道在於是而按法施治輒為所困嗣得西昌喻氏之書伏而誦之始有以識夫病情之審變方劑之準繩與夫寒暑陰陽之變化其才大而學博識高而法密有非薛張諸公所能窮翳者然而尚論一編猶襲三綱之謬春溫一論混入傷寒之中白璧微瑕不能不為此老惜也歲在乙巳服官江右廣搜百氏之書如葉天士之高超尤在涇之切實王晉三之精奧張路玉之明達以及吳又可徐洄溪柯韻柏陳修園諸君子固弗各具精心獨抒偉論靈蘭之秘闈發靡遺然而宗古訓者矩矱勿失而不免於附會穿鑿崇妙悟者化裁生心而或涉於支離背謬夫醫主於愈病而已偏執一途而故持高論縱名理湛深與病情無與也偶於坊間得武林王君孟英所著霍亂論一帙其理明其詞達指陳病機判然若黑白之不可混淆以為飼鶴山人之流亞私心竊向之己酉冬余室人患疫飲腸痛屢藥弗痊漸即沉困適孟英來撫之金谿視吳侯醞香之疾並走伴相邀惴惴然恐不得一當乃益英惠然肯來投藥五劑而大效並出初刊醫一回春錄見示因縱談古今之同

異百家之得失滯滯滾滾折衷悉當始知霍亂一論不過孟英一端之緒餘而又竊幸余向之私心  
傾慕者為不謬也詢其近案積有數卷乃張柳吟趙菊齋諸君子所輯定而題其編曰仁術志余取  
而讀之喜其崇論闡議足為世法因易其名曰王氏醫案與回春錄合為一編而附霍亂論於後并  
謬加評點付諸攻木之工以廣其傳蓋醫者生人之術也醫而無術則不足以生人醫而誤用其術  
則不惟不足以生人而其弊反至於殺人夫醫雖至庸未有忍於殺人者也而才不足以應紛紜之  
變學不足以窮古今之宜識不足以定真偽之幻則其術不精斯日殺人而不自知故為醫而無才  
無學無識不可也為醫而恃才恃學恃識亦不可也必也平心以察之虛心以應之庶乎其可也夫  
古人因病而生法因法而成方理勢自然本非神妙惟用之而當斯神妙矣今才如孟英學如孟英  
識力精超如孟英而每臨一證息心靜氣曲引旁參務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後已宜乎出奇制勝  
變化無方著之醫案卓可傳也如是余讀孟英之書於數年以前以為迢迢二十里山遙水阻必  
無相見之期乃吳君病而孟英來孟英來而余室適病宛轉牽引卒使數年來望風相思之友把袂  
盤桓傾吐肝鬲極苔岑遇合之奇夙世因緣諒非淺鮮孟英勉乎哉異日者擷眾籍之精華訂羣言  
之謬僞刪繁提要勒為一書以保全天下萬世之民命厥功甚鉅而為力亦甚艱天未故人所企望  
於良友者詎止斯醫案一編而已耶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知宜黃縣事楊照藜書於吟香書屋

傷風門

涅槃門

機。即水精四布。亦賴清肅之權以主之。氣即逆而上奔。水亦泛而上溢矣。但清其肺。則諸恙自安。乃閱前服諸方。始則柴葛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風威。吐逆不已。猶謂其胃中有寒也。改用桂枝乾姜以溫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絕。自然氣促音微。疑其虛陽將脫也。徑與參歸哈蚧柿蒂丁香以補而納之。愈補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難矣。亟屏前藥。以瀉白散合清燥救肺湯數服而平。

一何叟年近八旬。冬月傷風。有面赤氣逆。煩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謂傷風。亦有戴陽證也。  
不可藐視。以東洋人參細辛。甘草熟附片。白朮。白芍。茯苓。乾姜。五味。胡桃肉。細茶。葱白。一劑而瘳。  
孟英曰。此真陽素擾。皮飲內動。衛陽不固。風邪外入。有根蒂。欲拔之。虞誤投表散。一汗亡陽。故以真  
武四逆諸法。回陽鎮陰。攘外安內。以為劑。也不可輕試於人。致干操刃之辜。慎之慎之。

癸巳秋。予在婺患瘧。大為醫人所誤。初則表散。繼則滋補。延及月餘。肌肉盡削。寒熱不休。且善嘔惡食。溺赤畏冷。乃賈棹旋杭。託孟英診視。曰。足太陰濕瘧也。以金不換正氣散三啜而安。然元氣為誤藥所傷。多方調補。甫得康健。次年秋。復患瘧於婺。友人咸舉醫療。予概却之。憶病情與前無異。即於匱中。檢得孟英原方。按序二帖。病亦霍然。聞者無不稱歎。後歸里。為孟英述而謝之。孟英曰。瘧情如是。恐其按年而作。乃授崇土勝溫丸。方明年夏令預服。以堵禦之。迄秋果無恙。後竟不發矣。

鍾耀輝年踰花甲。在都患腫起自督囊氣逆便溏。諸治不效。急買車返杭。託所親謝金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微而弱。詢其溺清且長。曰都中所服其五苓八正耶。抑腎氣五皮也。鍾云誠如君言。徧嘗之矣。而病反日劇者何哉。孟英曰此土虛此即依景岳所立之理。不制水也。通利無功。滋陰亦謬。法宜補土勝湿與大劑參木果即向安。越八載以他疾終。

方卷之二

妊娠服門

振孚之脈  
最為難憑  
有初娠即現於脈者  
有三四月始終不現於脈者此與愚脈斷證有時可一  
足憑同上  
至理子嘗

寒從口出

金元章媳於甲午新寡後患臘瘻疥大抵濕熱之病耳。瘡醫連某疑為遺毒竟作廣瘻瘻漸至上吐下利不進飲食。另從內科治亦無寸效。延至未春更兼腹痛自汗。汎愆肌削諸醫皆見而却走矣。王仲安薦孟英視之曰此胃氣為苦寒所敗。肝陽為辛熱所煽。前此每服陽剛即如昏冒稍投滋膩泄瀉心增。遂謂不治之證。未免輕棄。乃以四君子加左金椒梅蓮子木瓜餘糧石脂等出入為方。百日而愈。第信猶未轉也。諸親友環議再不通經。病必有變。孟英力辨此非經阻可通之證。惟有培養生化之源。使其氣旺血生。則流行自裕。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龍棟不能榨油。徒傷正氣。盡損前功。豈不可惜。眾議始息。恪守其方。服至仲冬。天癸至而肌肉充。康復如常矣。

朱某患嘔吐。諸藥不效。甚至大小便祕。糞從口出。臭不可當。自問不起矣。孟英用代赭旋覆湯加蟶蠅蟲服之而愈。

孟英邃於醫學。從不侈談脈理。足以見其雖然不自足也。而脈理之最不易切者。莫如妊娠。予聞孟英於乙未春。診黃履吉室人之脈。曰妊也。是月天癸猶來。人皆以為然。次月仍轉。但不多。復邀孟英診之。曰果妊也。汎不斷者。陰胎之血有餘耳。踰月汎復行。覺更少矣。人猶以為妄也。四月後經始停。娠亦顯。娩如期。人始服其見老。丙申夏滿洲某選粵東鹽場。攜眷之任。過浙。主於李雲臺家。請孟英視其如君之恙。孟英診曰。非病也。熊入夢矣。某頗不信。謂經甫停。何以遽斷為孕。而又必其為男乎。反生言過其寢之疑。既而某延雲臺入幕。同赴粵。次年雲臺於家書中。述及居停果得子。深歎孟英指妙。予荆人久無孕。辛丑秋汎事偶愆。孟英一診。即以妊斷。且以男許。次夏果舉一子。惜不育耳。卻魚竹給諫。仲媳懷妊。孟英於寅春初診。即許抱孫。秋杪果應。表弟胡壽者室。偶有小忿。經

以此質之  
亦以為然  
可見真掌  
問人必不  
恃虛言也

事滑少。腰腹微脹。自以為怒氣所滯也。延孟英調之。切其脈曰。懷鱗矣。初猶疑之。既而始信。卯春果弄璋。吳雲培室。年四十餘。寅秋汎斷其腹。日脹醫謂病也。治之罔效。送孟英診之。孕也。彼猶不信。及腹中漸動。始服其言。至期產一女。癸亥秋孟英治石誦義室。脫痛甫愈。適汎踰期。即曰娠矣。既而果日形著。其指下之神妙如此。

朱恒山久患胸痞多痰。諸藥罔瘳。孟英診曰。清陽之氣不司縱運也。與參耆苓木之劑。豁然頓愈。因極欽服。後數年果以汗脫。聞其垂危之際。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橫三指。右手伸一指。加於上作王字狀。以示家人。有會其意者。急追孟英至。而他醫之中風藥早灌入矣。遂以長逝。癸卯冬至前一日。管太中丞亦是氣從溺脫。當以參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瘦藥痧藥風藥灌之偏矣。脈僅若蛛絲過指。孟英堅不與方。須臾而卒。

無棣張柳吟封翁。於乙未夏。偕令嗣恒齋刺史赴滇南任。道出武林。其家人鄭九者。封翁寵人之弟也。途次抱恙。抵杭日招越醫陳六順診治。服藥後。汗出昏狂。精流欲脫。封翁大駭。躬詣孟英。以希挽救。孟英切其脈。既數且亂。沈取極細。乃語封翁曰。此證頗危。生機僅存一線。亦斯人之陰分素虧。不可竟謂附桂之罪也。封翁聞言大悅。曰。長者也不斤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見證之險而要譽。相見恨晚。遂訂忘年之交。彼此盡吐生平。始知封翁最喜談醫。岐黃之書。無所不覽。惟不肯為人勘病。亦慎重之意耳。於是孟英以元參知柏。桑枝龍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石斛。梔子鹽水炒淡豆豉。為大劑灌之下咽。即安。次日去梔豉。甘草加龜板鼈甲。鹽水炒橘紅。十餘帖而康。

吳馥齋令妹稟質素弱。幼時鳳山診之。許其不秀。癸巳失其怙恃。情懷悒悒。汎事漸愆。寢食皆廢。肌

瘦谷酸勢極可畏。孟英以高麗參鹽水炒黃連甘草小麥紅棗百合茯苓牡蠣白芍旋覆花新絳等治之。各恙漸已。繼參歸地滋陰。康強竟勝於昔。

一男子患喉瘻。車科治之。甫愈而通身腫。勢日甚。醫者驚走。孟英診之曰。病藥也。投附子理中湯數劑而痊。予謂喉瘻治以寒涼法原不謬。而藥過於病。翻成溫補之證。是病於藥也。非病於病也。嘗聞孟英云。病於病而死者十之三。病於藥而死者十之七。以予觀之。誠非激論也。吁可歎已。

朱氏婦產後惡露不行。而宿哮頓發。專是科者不能下手。孟英以丹參桃仁貝母茯苓滑石花粉桂枝通草蛤殼苡仁紫苑山查絲瓜子茺蔚子旋覆琥珀出入為方。三日而愈。

局醫黃秀元之輿人韓名諒者。有兒婦重身患熱病。局中諸醫皆慮胎墮。率以補血為方。旬日後勢已垂危。流人求孟英診之。曰。胎早腐矣。宜急下之。或可冀幸。若欲保胎。則吾不知也。其家力懇疏方。遂以調胃承氣合犀角地黃湯加西洋參。參生地知母麥冬丹參丹皮茯苓山查石斛豆豉茺蔚琥珀等藥調之。粥食亦漸暖。次與西洋參元參生地知母麥冬丹參丹皮茯苓山查石斛豆豉茺蔚琥珀等藥調之。粥食日加少。旬日而瘳。

家叔南山於秋間患感。日治日虧。漸至神旨譖。妄肢振動。陽施泰兩醫。皆謂元虛欲脫。議投峻補。家慈聞而疑之。曰。盍與孟英商之。孟英診曰。無恐也。通絡蠲痰。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絲瓜絡冬瓜子以仁桑枝旋覆橘絡葱鬚貝母鈎藤膽星為劑。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一顆。覆杯即安。調理半

此陽浮於上。陰於下。故非滋陰。惟清所能仲景桂枝龍骨牡蠣湯。能調和陰陽。導肺精氣。又復參一少年驟患遺精。數日後形肉大脫。連服滋陰潛精之藥如水投石。孟英與桂枝湯加參耆龍牡服。以健其下。於取效甚速。

月而愈。

美政闢毛內使年踰花甲而患喘嗽。醫與腎氣湯全鹿丸等藥反致小溲澀痛。病日以劇。孟英診之。與純陰壯水之治。毛曰我輩向吸阿片烟。豈敢服此涼藥。孟英曰此齊東之野語也。誤盡天下蒼生。幸汝一問。吾當為世人道破機關。不致誤墮大坑者。再為積薪貯油之舉也。夫阿片本罂粟花之脂液。性味溫潤。而又產於南夷之熱地。煎晒以成土。熬煎而為膏。吸其烟時。還須火煉。燥熱毒烈。不亞於砒。久吸之令人枯槁。豈非燥烈傷陰之明驗哉。毛極拜服。果得霍然。或問曰阿片之性。殆與酒相近乎。孟英曰。繭藥之性雖熱。然人飲之則質仍化水。故陰虛者飲之則傷陰。陽虛者飲之則傷陽。景德論之詳矣。若阿片雖具水土之質。而性從火變。且人吃之。則質化為烟。純乎火之氣燄。直行清道。燉人津液。故吸烟之後。口必作渴。久吸則津枯液竭。精血源窮。而宗筋失潤。人因見其陽痿也。不察其所以痿之故。遂指阿片為性冷之物。抑又何耶。凡吸阿片烟而醉者。以陳薑少許。滷湯服即醒。若熬烟時少著以鹽。即漁散不凝膏。吸時舌上預舐以鹽。則不成癮。雖癮深者。但令舐鹽而吸。則癮自斷。豈非潤下之精能制炎上之毒乎。

金元章年踰七旬。久患疝疾。每病於冬以為寒也。服熱藥而暫愈。終不能霍然。孟英診曰。脾腎雖寒。肝陽內盛。徒服剛烈。焉能中肯。以參木枸杞葛根茴茴香當歸菟絲鹿角霜桂茯苓棟實黃連吳萸橘核等藥為方服之。今數年無恙矣。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將赴鄧雲崖司馬之招。經柳抱病。僞於張柳吟之舊館。亦為寓側。陳六順治困居停主人知之。即告以柳吟僕病之事。石聞之悚然。亟遣人延孟英診。馬脈沈而澀滯。模糊不分。至

# 患感門

數肢涼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濇少。神氣不爽。曰此逐次感風濕之邪。失於解散。已從熱化。加以溫補。致氣機愈形窒塞。邪熱漫無出路。必致灼液成痰。逆行而上。但與舒展氣機。則痰行熱降。諸恙自瘳矣。以黃連黃芩枳實橘皮梔子淡豉桔梗杏仁貝母鬱金通草紫苑竹茹蘆菔汁等藥三服而起。調理匝旬。遂愈。

夏間王某患感。越醫謝樹金治之。病雖退而能食矣。但不能起坐。頰半癰瘍。延已月餘。人皆謂其成廢。所親鍾某浼孟英視之。曰此多服表散。干出過分。氣血兩傷。肢體失其營養。脈微而細舌亮無苔。與大劑參耆歸木熟地杜仲兔絲牛膝枸杞山藥木瓜萸肉姜桂續斷桑枝數十帖而起。

一勞力人。陰分素虧。驟感風濕。兩膝刺痛。發更不能稍立。孟英以六味地黃湯加獨活豆卷一劑知。

二劑已。

張養之令正飲食如常。而肌膚消瘦。信事如期。而紫淡不恒。兩腓發熱。而別處仍和。面色青黃。而隱隱有黑氣。儼似虛塞。多藥不效。始逆孟英診之。脈似虛細。而沈分略形弦滑。曰此陽明有餘。少陰不足。土燥水涸。仲聖有急下存陰之法。然彼外感也有餘之邪。可以直瀉。此內傷也。無形之熱。宜以甘寒。義雖同而藥則異也。贈以西洋參生地。生白芍。生石膏。知柏苓梔麥冬花粉棟寃丹皮木通天冬。諸品。服至數片。黑氣退而肥漸充。腓熱去而經亦調矣。

產後浮腫。  
孟英善甘  
語尤宜  
寒投之此

姚氏婦產後昏譖汗厥。肌膚浮腫。醫投補虛破血。杜崇安神之藥。皆不能治。舉家惶怖。轉延孟英診焉。詢知惡露仍行。曰此證。醫家以為奇病。其寔易愈也。昔金尚陶先生。曾治一人。與此相似。載於沈堯夫女科輯要中。方用石菖蒲。膽星。旋覆。茯苓。橘紅。半夏。鞠名蠲飲。六神湯。凡產後惡露行而昏

產後玉齋

譴者多屬痰飲不可誤投攻補此湯最著神效如方服之良愈。

牙行王炳華妻患舌瘡痛碍飲食內治外敷皆不效孟英視其舌色紅潤脈形空數曰此血虛火浮也以產後發熱例施用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茯苓炮姜投之其病若失。

一老人霍亂後目閉呃逆醫謂脫陷在即與桂附回陽之藥業已煎適孟英至詢知渴亦口乾診得脈形更數而藥香撲鼻即曰此藥中有肉桂叟勿服也服之必死迫令將藥傾潑而與肅肺清胃之劑果得漸安。

丁酉中秋夜牙行張鑑錄牛踰花甲卒仆於地急延孟英脈之弦滑而大曰痰氣食相併而逆於上也先以烏梅擦開牙關橫一竹箸於口灌以淡鹽姜湯隨入鵝翎探之探出痰食太息一聲而甦次與調氣和中而愈後數年以他疾終此案雖無奇而辨證之明不可不錄。

姚樹庭以古稀之年而患久瀉羣醫雜治不效僉以為不起矣延至季秋邀孟英決行期之早晚非敢望愈也孟英曰絃象獨見於右關按之極弱乃土虛木賊也調治得法猶可引年何以遽爾束手乎乃出從前諸方閱之皆主溫補升陽曰理原不背義則未盡耳如姜附肉蔻骨脂之類氣熱味辣雖能溫臟反助肝陽肝愈強則脾愈受戕且平走氣而性能通泄與脫者收之之義大相刺謬而鹿茸升麻可治氣陷之瀉而非斡旋樞機之品至熟地味厚滋陰更非土受木耗脾失健行之所宜縱加砂仁酒炒終不能革其膩滑之性此方用之無怪乎愈服愈瀉徒藉景岳窮必及腎為口寢也與異功散加山藥扁豆蓮子烏梅木瓜芍藥疾築石脂餘糧服之果效恪守百日竟得康強越三年以脾加汗加以收攝下氣止瀉并用

語語精義  
由此類推  
可以知用  
藥之權衡  
安

他疾終

瀉泄自汗

戊戌春。張雨農司馬必欲孟英再越環山。孟英因其受病之深。且公事掣肘。心境不能泰然。誠非藥石之可以為力也。固辭不往。司馬泫然哀懇。但望偕行。旋署則任君去留可耳。并囑趙蘭舟再四代陳曲悃。孟英感其情。同舟渡江。次刻溪。司馬譚及體氣羸弱情形。孟英忽曰。公其久不作嚏乎。司馬曰。誠然有年矣。此曷故也。孟英曰。是陽氣之不宣布耳。古惟仲景論及之。然未立治法。今擬鄙方奉贈。博公一嘆何如。司馬稱善。遂以高麗人參乾姜五味石菖蒲酒炒薤白半夏橘皮紫苑桔梗甘草為劑。舟行抵嶼。登陸取藥。煎而服之。駕輿以行。未及二十里。司馬命從人詣孟英。車前報曰已得嚏矣。其用藥之妙如此。

夏間牙行倪懷周室。新產數日。泄瀉自汗。嘔吐不納。專科謂犯三禁。不敢肩任。孟英診脈虛微。欲絕證極可虞。宜急補之。遲不及矣。用東洋參耆木龍牡酒炒白芍桑枝木瓜扁豆茯神橘皮紫石英黑大豆投之。四劑漸以向安。予謂新產後用參耆大補。而又當盛夏之時。非有真知灼見者不能也。誠以天下之病。千變萬化。原無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祇知執死方以治活病。豈非造孽無窮。亦何苦入人皆欲為醫。而自取罪戾耶。

張養之令姪女患汎愆而飲食漸減。于某與通經藥服之。尤惡穀。請孟英診之。脈緩滑曰。此痰氣凝滯經隧不宣。病由安坐不勞。法以豁痰流氣。勿投血藥。經自流通。于某聞而笑曰。其人從不吐痰。血有病而妄治其氣。脹病可立待也。及服孟英藥。果漸吐痰而病遂愈。養之大為折服。予謂世人頭痛治頭。腳痛治腳。偶中而愈。貪為己功。誤藥而亡。冤將莫白。此寓意草之所以首列議病之訓也。孟英深得力於喻氏。故其議病。迥出凡流。要知識見之超總。由讀書而得。雖然。人存政舉。未易言也。

清熱生津  
治法固吾  
然亦此人  
本原堅固  
故屢誤之  
後猶能挽  
回否則亦  
難為力矣  
具方如此  
標寢者故

毛允之成冬患感。初治以溫散。繼即以滋陰。病日以劇。延至亥春。或疑為百日之勞。或謂是傷寒據證。而鳳山僧主升柴者木以補之。丁卯橋用輕粉巴霜以下之雜藥偏投。形神日瘁。乃尊學周延孟英視之。脈來澀數上溢。呃忒口膩。雖覺嗜飲。而水難下膈。頻吐涎沫。使祕溺赤潮熱往來。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堅滿。曰此病原屬冬溫。治以表散。則津液傷而熱乃熾。繼以滋填。熱邪愈銅。再施溫補。氣機更塞。升柴者木欲升其清。而反助其逆。巴霜輕粉欲降其濁。而盡劫其陰。病及三月發熱。不是表邪。便祕的餘結。濇非關積滯。且派澀為津液之已傷。數是熱邪之留著。溢乃氣機為熱邪所壅。而不得下行。豈非溫邪未去。得補而膠固難除。徒使其內灼真陰。上薰清道。以致一身之氣。盡失肅清之。今法當搜剔餘邪。使熱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伸其治節。俾濁氣下趨。乃為宣達之機。何必執參茸為補虛。指硝黃為通降哉。以北沙參紫苑麥冬知母花粉蘭草石斛丹皮黃芩桑葉梔子黃連木通銀花橘皮竹茹蘆根橄欖杞杞葉地栗海蛇等出入為方。服之各恙遞減。糜粥漸加。半月後始得大解。而腹熱全消。穀食亦安。乃與滋陰善後而愈。

張養之所親李某。戊冬醉飲夜歸。為查段巡員所嚇。神志即以漸昏。治之罔效。至於不避親疎。裸衣跣足。力大無制。糞穢不知。已夏延孟英視之。用石菖蒲遠志龍齒龜板犀角羚羊角元參丹參知柏梔子龍膽草枳殼黃連竹黃竹瀝石膏赭石黑鉛鐵落。出入為方。十餘帖。吐瀉膠痰甚多。繼與磁硃丸漸以向愈。

一祝叟年近古稀。己亥春赴席。忽仆地疾涌。肢強眼斜。舌蹇不語。外科王瑞芝。荐孟英視之。投六君子加蠟梢羚羊角膽星石菖蒲竹瀝姜汁而瘳。

茅家準翁嘉潤患腰痙愈而復發者五年。費用不貲。諸醫治之不效。盛少雲囑其求治於孟英。其脈絃細以數。曰子之幸也。此內損證。外科惡乎知與大劑甘潤滋填之藥。匝月而瘡至今不發。胡琴泉舅氏家一潘嫗年踰古稀。患霍亂轉筋瀕危。孟英用自制蠶矢湯而瘳。

一少婦分娩。胞水早破。胎濕不能下。俗謂之滴漿生。催生藥遍試不應。孟英令買鮮豬肉一二斤。洗淨切大塊。急火煎湯。吹去浮油。恣飲之。即產。母子皆生。且云猪為水畜。其肉最腴。大補腎陰。而生津液。予嘗用治腎水枯涸之消渴。陰虛陽越之喘嗽。並著奇效。仲聖治少陰咽痛。用猪膚亦取其補陰虛。而戢浮陽也。後賢不察。反指為有毒之物。汪訥菴非之是矣。惟外感初愈。及虛寒滑瀉。濕盛生痰之證。概不可食。以其滋膩更甚於熟地阿膠龍眼也。然猪以浙產者為良。北猪不堪用。吾杭燥肉鮮。即猪皮為之。可以致遠。入藥尤為簡當。不必泥於皮與膚之字面。而穿鑿以誇考據也。

猝仆門  
秋初家慈猝仆於地。急延孟英診之。脈浮絃以滑。用羚羊角。膽星。牡蠣石。菖蒲丹參。茯苓。勾藤。桑葉。貝母。橘紅。蒺藜等。以順氣捐痰。息風降火而痊。癸卯春前數日。忽作欠伸而厥。孟英切脈微弱而絃曰。病雖與前相似。而證則異矣。以高麗參。白朮。何首烏。山茱萸。枸杞。桑椹。石斛。牛膝。蒺藜。橘紅。牡蠣等。鎮補攝納以瘳。予謂此等證。安危在呼吸之間。觀前後卒訟數案。可見其辨證之神。雖古人不多讓。况世俗之所謂醫乎。家慈兩次類中。予皆遠出。微孟英吾將焉活。感銘五內。聊誌數言。惟愿讀是書者。體其濟世之心。臨證得能如是。將胥天下之沈疴而盡起矣。

張養之弱冠失怙。後即遘无妄之疾。纏綿七載。罄其資財。經百十三醫之手。而病莫能愈。因廣購岐黃家言。靜心參考。居然自療而痊。然鼻已壞矣。抱此不白之冤。自慚形穢。乃閉戶學書。專工作楷。其

志良可悼也。孟英因與之交。見其體怯面青。易招外感。夏月亦著複衣。頻吐白沫。詢知陽痿多年。常服溫辛之藥。孟英屢諫之而已。亥九月間。患惡寒頭痛。自餌溫散不效。逆孟英診之。脈極沈重。按至骨則絃滑隱然。卧曲房密帳之中。爐火重裘。尚覺不足以禦寒。且涎沫仍吐。毫不作渴。胸腹無脹悶之苦。咳嗽無暫輟之時。惟大解堅燥。小溲不多。口氣極重耳。乃謂曰。此積熱深鉅。氣機鬱而不達。非大苦寒以瀉之。不可也。養之初。猶疑焉。及見方案。辨論淪淪。乃大呼曰。弟之死生。係乎一家之命。惟君憐而救之。孟英慰之曰。我不惑外顯之假象。而直斷為寔熱之內蘊者。非揣度之見。而確有脈證可憑。但請放心靜養。不必稍存疑畏。及二三帖後。病不畧減。諸戚友皆訛藥偏於峻。究宜慎重服之。有于某者。揚言於其族黨曰。養之之命。送於孟英之手矣。眾楚交咻。舉家惶惑。次日。乃延陳啟東暨俞某並診。孟英聞之。急詣病榻前。謂曰。凡非我之知己也。則任凡服。誰之藥我不敢與聞也。凡苟裕如也。則任兄廣徵明哲。我不敢阻撓也。今凡貧士也。與我至交也。拮据資囊。延來妙手。果能洞識病情。投劑必效。則我亦當竭力從惠也。第恐雖識是病。而用藥不能如我之力專而劑太也。苟能確識是證。而以無毀無譽之方。應酬塞責。則因循養患。誰任其咎也。或竟不識是病。而開口言虛動手。即補。甘言悅耳。凡必信之。我不能坐觀成敗。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今俞某之方。如是陳醫殊可却之。速着人趕去。辭絕。留此一欵。以作藥資。不無小補。况連服苦寒。病無增減。是藥已對證。不比平淡之劑。誤投數帖。尚不見害也。實由熱伏深綱。藥未及病。今日再重用硝黃犀角。冀禎邪蘊毒得以通泄下行。則周身之氣機自然流布矣。養之伏枕恭聽。大為感悟。如法服之。越二日。大便下如膠漆。穢惡之氣。達於戶外。而畏寒即以遞減。糜粥日以加增。日後真色始正。百日後康健勝常。嗣後